杜詩闡

杜詩闡第二十一卷目

八哀詩　贈崔評事　寄岑嘉州
遣悶　憶鄭南　愁
移居夔州郭　船下夔州　漫成
上白帝城　謁先主廟　武侯廟
八陣圖　夏越公堂

杜詩闡卷二十一

同學王月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琎澳華氏訂

雲安詩　大曆元年

八哀詩　并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殁遂不詮次焉

據苕常之詩詠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章放傷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故感傷有作愚意就公序中已自有分別序曰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是於王李已公當從傷時盜賊

未息六字洗發乾元初鄴城師潰九節度惟李光弼王思禮軍獨完尋破史思明後思禮爲河東節度治太原持法嚴整人不敢犯假令思禮未歿幽薊蕩平河北諸將誰敢負固李光弼畏程元振中傷之吐蕃之寇代宗詔入援遷延不行遂疾篤而畏假使讒口不行主眷如故光弼無恙爲萬里長城不惟可抗幽燕即懷恩亦何至反側此公傷時之意獨任兩公如散愁二章一曰司徒下燕趙一曰尚書訓士齊也序曰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是於嚴武以下六人當就歎舊懷賢四字洗發公於蘇源明鄭虔李邕汝陽嚴武皆有舊誼蘇鄭爲生死交李邕爲忘年交汝陽門下自居申白嚴公幕中本屬舊僚歎舊二字副在蘇源明等五人懷賢二字則專屬張相國公於相國平生一字不及乃八哀詩獨以相國作殿者蓋傷代宗時朝廷無賢宰相以李峴顏真卿之亂而不用所寵任者惟元載如明皇用李林甫棄張九齡此懷賢二字宜專屬之

贈司空王思禮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物不隔服事

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彊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以上言功業外飛兔不近駕鷙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六句贊其另畧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讜議果冰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闢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搤禁暴靖無雙爽

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

原役以上叙其收京之功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

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

水白昔覩文苑傳豈述廉頗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以上哭其龍

哀司空者哀司空功名未就天促之也　司空喬木高

飛少習軍旅隨王忠嗣時已見其脫穎而出繼事哥舒

翰位雖未顯身在行間然已輕流沙無强敵短小精悍

隱若敵國作米百萬軍中若咫尺焉番將之首縣馬

鞍沒羽之箭能控甲外青海洗將軍之劒鐵天山勒漢

家之奇功光是九曲抱金城公主請為湯沐邑楊矩奏

與之縱而復叛司空從翰往討九曲諸番番人畏不敢

出司空建功塞外有如此所以然者司空之勇如破兕

膂勇足資運籌又曉達兵機胸藏武庫故功雖烜赫氣

猶沉靜不炫不伐淵然受帷也及祿山亂司空佐翰守

潼關表誅傷國忠不納翰遂製肘慟哭出師潼關潰敗
乘走元帥既俘偏裨焉用當時肅宗不與上皇入蜀者
以肅宗舊爲朔方節度使一時二聖馬首遂分祿山先
破東京兵屯伊洛中原無主逆氣滔天肅宗乃即位靈
武以彝衆望而司空脫賊西歸遒奔行在然潼關不守
罪有攸歸會清河公房琯自蜀齎册誄上以爲可收後
效司空遂邀寵釋肅宗旋移軍鳳翔矣犬羯既發虎旅
如雲繞鳳凰而陳營對涇渭而開帳剋廷以金城爲賊
咽喉詔司空鎮武功以控賊司空禁暴有無雙之日爽
氣與森天俱流尋至收京悲喊從公喜不爲賊俘也野
多青麥幸不爲賊刈也及肅宗哭廟後乾元年閒朔廷
納以河北諸鎮安史克斥故以太原重地特命司空以王
尚書領其事夫以司空將略不就使歸清中原晉爵爲王
亦且晚聞事乃當其府藩位不過司空當耀其高王土
猶待低廓頻髮其窄司空心事何如者乎世亂則貧其
勇略時平則濫焉朝議五湖之舟空繫功成志未遂也
田横之客甚悲身殁客欲殉也司空治太原時持法嚴
禁人不敢犯汾晉之間其功不泯不當與雲水俱存耶
大司空所重者將略文苑非所貴也故雖有杜預春秋
之癖似乎不媿文苑乃廉頗所重者實不在此不然鄧

大夫景山見稱文苑何爲𢡟司空爲太原尹以納
馬翻故爲帳下殺此傷時盜賊未息與起王公與

故司徒李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我城愁寂意不愜人安
若太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以上功在太原二
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
石來火焚乾坤獄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以上破史思明與王
册崇勛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以上功在河汴青
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四句明其在
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
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以上哭其薨直

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應青蠅二句）我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以哀結篇）

哀司徒者哀司徒以臣從大功受謗讒以賫志殁也
司徒當天寶末年爲至德元載肅宗即位靈武時詔以
兵赴靈武兼太原共臨收晉陽取以守太原其時祿山
遣賊將史思明引兵犯太原城賊意以太原指掌可收
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司徒乃帥士卒及民於
城外鑿壕自固賊圍太原月餘不下是賊長驅之意不
遂太原遂安若太山也太原爲賊右脅太原固賊之右
脅斷太原爲朔方左脅太原固朔方之氣亦蘇當時帝
在靈武爲能興起太原固靈武安中興之業實基焉司
徒功在太原有如此未幾兩京收二聖歸九廟建乃安
慶緒雖走河東一帶尚爲賊將所據河陽之甲未解也
史思明因爲將烏承玼言僞降本朝司徒料其終必叛
肅宗乾元二年司徒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思明復
自范陽赴鄴斷絕糧道已而思明殺慶緒即僞位笑祿
山爲無能既又縱兵河南泛火船燒浮橋賊勢益熾司
徒徹宮吏引兵入三城賊懼不敢犯宮闕遂戰於中單

西大破之獻俘太廟是嘉山大捷後又獻捷也司徒之功其連破史思明有如此朝廷以司徒有功封臨淮為之興姓王司徒生平臨敵謀定後戰能以少制衆故往小敵勇大敵示河千里司徒坐鎮為萬里長城自河陽壓戰以來河南諸郡屢復屢失至思明敗朝廷以司徒為河南諸道節度使威信素著調度有方千里之地方得妥帖司徒功在河汴又如此不幸宦者程元振忌其功日謀中傷讒言罔極此時身如秋葉在風雨中漂搖不保會吐蕃亂朝廷詔入援司徒自反誠恐有過未敢即行代宗悲遂衆而月終不興也司徒衆朝廷既失梁棟河汴亦壞長城自羽扇不復麾矣蛟龍匣空自爛矣雖窮平賜発有似衛霍之援茂陵乃塋壘無光非復河陽之代徙躬稍疑史官表揚之耳蓋安史之亂司徒為國家東征西討盡力十餘年及其末以小人中傷致功名不終為見化者快史臣得排以讒口故因其既歿其生年是不獨銜恨九京且令功臣皆灰心解體無復肝腦塗地之志庶幾以直筆洗拭之也今日冠亂未爽安得如司徒者起而撲滅無奈扶顛之人艱危未濟從今老病疲苶之人哭冢無由臨江灑淚此傷時盜賊未息興起李公與　苶音薾疲也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嶽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以上叙其少時）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謂言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颻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平密論正觀體務抑岐陽兵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以上叙扈從之功）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群

爲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荊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得大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程以上治蜀之功桐桐一心在沉沉二豎嬰疏回逆天折賢誑徒忠貞飛旐出江漢孤舟轉荊衡虛橫馬融笛悵望龍驤塋以上哭其喪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二句自傷

哀鄭公者哀鄭公功名未盡展也　鄭公爲用璉璉器生於華州璞元方之金質嵩嶽降之姿孔少年老成不媿爲其父從之大賢後奚迎仍守清聲也其志氣則開口使欲服將但其恭謙則小心不敢傲友生其質敏則

數行立下而紙不足當一覽其文雄則併易萬人四座
莫不三舍避弱冠便陟清華非藉前人之蔭亦副不畏
彊禦常有觸邪之心鄭公少年時卓然樹立已如此當
年漢官威儀不自整肅無奈漁陽封豕忽爾縱橫羽書
自河朔飛來官吏盡倉皇奔竄鄭公於時徒逢人而問
公卿之消息實訝狀不知萬乘之出奔繼而追及玄宗
於劒南恐謳歌之所屬因而回謁肅宗於行在知天命
之有歸先受辭者心依故主也大調帝者我君有子也
此時在朝壽武雲臺之杖無多郎位朔方沙塞之旌未
定江山戎馬二聖之旨問學通籍敬淒涼兩宮之情懷
都捻出土杖兵俱看●血忠肝裂眥讚鼠難平乃鄭公
志存撥亂從復自觀之舊儀意在除兇指斟岐陽之兵
勢從此感激人心皆奮俄而大衆宮闕克收四郊父老
牛酒重迎原勸學恩丹青再稱鄭公於扈從府臣復之
功有如此顧鄭公與房琯皆玄肅舊臣也當年蜀郡功
臣原與燕武房琯讒攖肅宗之鏻鄭公難免一綱之去
所以鄭公為臣沒之日不能長隨帝飛旋玉於辱如房
琯有衛霍之勳莪玉客死銜哀何有於紫乃鄭公於會
琯之勛嘗四登矣我陽之兵亦三掌矣自節度華陽遠
遊廷鬩張敞柳色空青舊臺鄭崇履聲不鬪殿上儀蓋

人去雖絕羣烏鵲鬬風清已無白馬諸葛之澤西川皆
被文翁之化三年有成鄭公來此蕃不敢犯邊庸蜀公
去賊臣遂以謀叛遂是雪山之輕重係鄭公之去來而
鄭公不恃斬銛留心記室舉輕失而鄭大夫無辱雪山
稜垂可知矣遠舘開而將軍有賓客何遜子荊咸集矣
關山諸水依然征戍之心鼓瑟吹笙不廢雅歌之樂而
鄭公惟念切憂國故衔杯不敢痛飲且情深問俗故觀
釣郎以觀風窺其意者欲使吐蕃蕭瀟巴蜀富有以此
報主之願采爲後尹之程也鄭公治蜀之功又如此何
關寸心猶在二毛忽摧壽促顏回悲同賈誼今日者庶
飛江上樓下荆門馬融之笛空橫帳前龍驤之榮不知
何處顧此身上舊摟猶是故人遺澤撫舊之稱爲能已已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四句美其貌
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
其謙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以上泛敘帝眷

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淸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騤騤韶王
來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又回翠麟飆然紫褒
翩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爲新王每中一物手
自與金銀以上陪獵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橜虞聖
聰朗多仁官免供給買水有在漢鮮睚惟帝老大皆是王
忠勤以上諫獵脫年務諧醼門引申白賓道大谷無能承懷侍
芳茵好學尙貞烈纔形必語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以上敘其游賢能文川廢不可近茲久狐兎鄉宛彼漢中郡文雅見
天倫何以開我懷泛舟供遨津又借漢中王陪說溫溫昔風味少
壯已書紳舊遊易聯戚衰謝多酸辛以哀意若

哀汝陽者哀汝陽德器才學為親藩冠又以習遊王門早逝可傷也 汝陽為讓皇帝子眉宇非常昔者邯鄲淳歎曾祖為天人汝陽亦然張說見忠王後曰我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汝陽乳髯亦循是云云其神采毅發若映塞外春光也往者開元年間主恩眷顧有加無已禁中出入不必以時殿上接見禮殊寮寀夫豈於汝陽有私亦由汝陽謙潔故不獨禮異群臣抑且親倍骨肉就陪獵一事猶憶上皇聽政之暇適當風雪之晨偶發興於遊田遂除道而淸蹕爾時旗仗繽紛翕然若一馬蹄騰踏蕭若無聲帝曰欽哉汝陽佐朕從禽王曰敢不共命為王格猛王鳴弦而飛鞚上據鞍而回畋遂落逸翮於雲中乃拂弓輪而如月胡人中多天顏自若汝陽豈發資予鞭加乃至尊手中擬頒命中之賞而汝陽補袞已捐諫獵之書工之扣馬欲陳此意原由蓄積補之銜聚無變聖聽亦頓開邪於是罷獵而萬物蒙不殺之仁簡出而所省供給之費非僞帝老戒切毫荒亦由王忠言多正直汝陽致君不獨諫獵一端亦足例其餘矣且好客置醴招賢其道人不川無能見外芳茵也更好學尚論古人其才優有時揮翰神來篇什也今日者彬彬巴江我濟川無具荒荒丘壟王孤兒為邦猶幸漢

中倘存返已出峽遣送我之悲懷何日開哉惟是生平風采恍然在目至於若謙徵若忠勤若好賢若勸學昔年少壯一一評紳言念舊遊宛焉磨滅與我衰謝俱酸辛不禁也其能已於歎舊與

贈秘書監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四句泛起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八句總叙其文才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眄睞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十四句叙碑版之作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

几裘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閒感激懷未齊衆歸賙給美撫
孫多藏獄八句美其能散財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皐唳嗚呼江夏
姿寬拖宣尼袂以上哭其多才而歿柱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
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漸生風排蕩秋旻霽六句叙其立朝忠
貞負冤恨宮闈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月斜鵩
鳥入魂斷蒼梧帝業枯走不暇早駕無安稅幾分漢廷竹
風擁文房鬱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
何深濟以上叙其貶斥至歿伊昔臨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東都別
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
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鍛捷忽不

閒例及吾家詩賦懷耆氣翳抗佩嗣真作公自注和李大夫谷嗟
玉山桂鐘律儀高懸鯨鯢嘖迢遞十八句敘傳遊兼美其詩拔隨青州
血蕪沒波陽塋哀賜覓瓶脩恩波延揖厲子孫存如綫舊
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鈔接幽薊朗詠六公篇公自注恒彥範
敬暉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已消狄相也　憂來鉻蒙被以上哭其塋

哀秘書者哀秘書文章為天下稱道誼而死為可傷也
我長嘯天地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高才惟有
李公孫蕩李公為李善子善注文選行世是李公於詞
林固有根抵也凡作文者筆以健為優製以清為貴李
公有健筆有清製健則風流散布能令金石等鏗鏘追
琢猗工直使山嶽同舉猶禮則窮造化之情狀毫芒畢
見其天人之義類分際皆明李公為此將以傳世乃于
謁者來矣李公著作諸體悉備其碑版最優使干謁者
無不滿望而去乃其凡例森然某文某體毫不假借若
者為墓碑若者為塔碑若者為廟碑若者為學校碑若

者為去思德政碑李公聆聯所及虛已應之度涉來者
路雖遠曾不況也其在生前已足照耀何待身後使人
與起當時所得鬻文貴或豐屋或珊瑚或織蜀或禁驅
或翫几玩無虛藏然物以義取得所當得乃李公不以
自私用削明給非以豐壘府人則以紫驅惡客其分丨
瑚劍几之頼亦傾脫賸分宅之遺庶免貨殖之攜循饞
木辯之感當時在衆人美其聘給在李公不過攜落多
職之賤耳獨步四十年聲名四播如鶴遠閭何圖江夏
無雙之才今日既萎遂掩宣尼之袂乎乃李公不獨文
章憲聘其直節發朝廷更有過人者往年李公仕武后
朝惡在朝多寵嬖於太常韋巨源謚議既批之以示藏
否凡痛絕張昌宗兄弟因宋璟請付法斷一言李公諸
肯二登股栗一時詬設朝廷遂有臺閣風生秋妄消番
之象忠貞如李公者安可一日去朝廷無何坐與張東
之善逝貶潤州當時帝在房州內王琚拱宮關遂遠開
見如後旋之潤李公會究覆盆諸照於是故逐聯勵固
頓炎發日斜鵩鳥來止其門雲斷荐栖招寇無所榮枯
任遁稅駕何途蓋當時衞州形後又改崖州崖州貶後
又遷括州諸州遷後又發陝州凡為刺史非一次漢廷
之竹婁分也所在必親賢下士文侯之讐常擁也王汲

郡刺而李公窮矣在汲郡時會柳郴有罪下獄吉溫令勸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李林甫因傳以罪詔就郡杖殺之身非蔡邕乃坐洛陽之獄命懸林甫竟殺吉網之中原其禍胎由於負謗但當時朝廷欲誅李公亦易爲力何必以賂遺誣之爲此深嶮耶伊昔天寶年間陪李公宴遊歷下古亭我以後輩托公末契嗣後東都叙別曾幾何時彼時論文舐指崔顥徽題已成長往近時李公所服若楊炯雄才其所輕者李嶠靡麗此亦是非之公與張相國論原爲刪合何至兩賢相尼夫亦李公乖名之故抑亦露才揚已不能善藏其用此盧藏用有干將莫邪之戒而我深惜其鬭鏡不閉也而獨於吾祖黍刑李嗣真之作則抗慨而歎服之信乎其詩能接題吾翫不使爲佳林一枝崑山片玉而音諸鐘律氣吐鯨鯢惜乎已矣杖殺青丘血高坡隨之土誰收白骨葬汶汶陽之墟哀賠不聞恩波有符子孫加錢舊客窮途感今追昔增痛悼耳且李公嘗從揚思勗討賊有功不獨長於文復於節更辭徠於兵今日朝廷宵旰論兵將帥接踵附劍若得李公何難以偏師請之至於六公之稱我皆謂其壯麗警拔深感慎而作由今思之其於大公必竟氣相期所以批讖議折二張侃侃不阿能追

題六公之後二朋詠焉宿憂頓解歎舊之感於公彌切云〇億昔一提是曰嗚呼江夏發竟掩宣尼秩痛其才也一往者一提曰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痛其誣也伊昔一提曰坡陀青州血蕪沒汶陽瘞痛其身後也凡例以凡字發明義例也本杜預左傳序發凡以言例註云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盟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猶例麒麟織成罽言罽上織成有麒麟之形如舍人衙段詩中有掉尾鯨一例或作騏驎泥罽係毛織故也朕下有紫騮馬亦不得復用延捐厲朱註引說文捐高舉也言朝廷之恩尚待高捐而揚厲之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齊兗讀書東嶽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負米晚爲身每食臉必泫夜字照爇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以上好學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宗

居集文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掾吏亦累踐晨趨閶闔內屈蹐相看跡以上宰仕一麾出守遲黃屋溯風卷不服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尊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順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載從祠壇墠以上陷賊不失節前後百卷文枕藉皆葬樹藝刻楊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剸反爲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寒吾之後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胡爲投乳憤以上傳世文章見術後華結交三十載我與誰遊衍滎陽復寂寞罪嵇以橫胃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

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舵阻淸汚尚經瀆水憤永負

高里餞 以上哭其妹

哀秘書者哀秘書忠孝文章皆持於蹇爲可傷也凡人少孤則不能自振少孤而貧則不能讀書以成名秘書少孤矣以齊兗爲文學邦東嶽多古人蹟客遊其處讀書十年時從東嶽下萊蕪自傷親沒負米爲生故每飯必泣然也夜則爇薪照字以勵志日則碧蘇生衣而不知飢餓空乏勤苦至是者誠不甘自廢欲讀書成名報親地下耳其孝如此已而學實經史蔚爲大儒辭幽人赴京國登堂獻策對闕揮毫天子題名寵拜直授往日讀書東嶽者文章遂食報矣然猶屢任掾吏勤趨職事循途守轍繩尺不爽未幾出守東平還授司業國家隨有祿山之亂爾時乘輿奔竄鼠吹劍閣之塵悒伉差祀身居亭盧之內尊酒絕朋知之展幽憂穆爽暑之更此心匪石不可移也僞署橫加不屑受也俄而兩京復主尊歸欲整備常先外順逆丹鳳門下係纍從賊之刑儆柳樹前逆有衡刀之寄花脖有顙兒之痛李斯含牽犬之悲而秘書松栢獨青再知制誥祠壇從祀復闢明

豈其忠如此大抵忠孝文章不能兼有秘書忠孝矣文章又復卓絕蓋由讀書東岳經十載之鑽研積學醇儒貫千秋之墳典所以前後百卷無非禁衛詞章雕刻絕類予雲其沉深也浪漲猶淺其決利也劍鋒未銛無奈予雲草玄後輩見侮故人如我同病相憐蓋秘書之文本是靈芝絕人攀攬拋棄自貴留爲勸懲在秘書未嘗爲呂韋懸金自矜絕作在後輩何至如乳虎狂噬適成福袞其文章又如此何圖結交以來忽焉長逝而况鄭虔罹罪又遭貶斥乎邇秘書一生塞多泰少少孤塞食貧塞陷賊塞遭後輩之侮盃塞至於以號而死覩他人之成爲尤塞安在其泰就其曾登科名可侍從亦始泰則終塞耳歸帆阻滯老病淹漬斗酒隻雞未申哀餞爲此愴然歔欷者也○公誦蘇源詩曰今晨淸鏡中勝食齋房芝之此句齋房芝之數句定指其文乳虎狂噬後輩說舊引王瓚新穉事未合乙科漢書儒林傳射策乙科射策甲科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鶢鶋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四句與

滎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況乃氣清爽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六句總敘其才望神農或鈌陷黃石媿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薈蕞何技癢公自注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又若薈蕞諸書又集胡本草七卷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牓以上敘其多藝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宣鶴悞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六句敘其知遇嗜酒益疏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惟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六句敘其放達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坱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

桀履穿四明雪飢拾稍溪橡空聞紫芝之歌不見杏壇丈天

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別離憐至今斑白徒懷襄以上叙其詞

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邛劇譚王侯門野税林下執操紙

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覓疎凋平昔濫吹獎以上追叙長安舊遊

以下其效哭百季見存没牢落我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

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鄭公自注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

哀榮陽者哀榮陽出非其時至被汚死所所爲可悼也爰居本海鳥飛鳴海上得其所矣魯東門何爲忽焉至止彼鐘鼓大饗其又何知孔雀之鳥或皮赤翟或托絕垠翰羽冲天背距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用於人者然也榮陽志在山林無慕爵祿猶爰居不識大饗乃多才多藝不免爲世用雖思霄漢難免樊籠非孔雀而何榮陽一生定於此矣榮陽始爲大儒見賞名哲其賂地能壓倒公卿其稟氣得扶輿清淑其姿生知其

學游夏渉獵方外博采衆長歷神農所未窺攬其不爲
師長纂本草則西極靡遺論籍畧則掌中可指貫穿成
集晉叢名書雖曰生知亦由技擅不獨此耳更通地理
兼曉星經篆刻既工丹青尤妙其博與然也其訣諸枉
也庶幾于雲之侶夫豈方朔之儔且其書法視鍾而兩
若論文章天下無雙至今金榜之間尚懸滎陽之字當
時滎陽嘗畫滄洲圖題詩自寫以獻玄宗一時書蹟疑
真鶴爲發响玄宗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從此一經御
筆名重四方乃著作雖授官情原少嗜酒自若彈琴自
若形骸放浪几杖蕭然傅會官曹笑傲書幌此正如爰
居聞鐘鼓愈思海上孔雀棲雕籠彌望赤霄也並聞祿
發胡塵忽起雖附賊而授水部仍戀闕而達容竟滎陽
之心似可原也乃一朝斯遊漂盪無出蒙末減而就謫
台州泛浙江而竟成長往四明之氣雙履爲穿楢溪之
隊一帆莫寄無復彈琴嗜酒之興矣紫芝之曲此地長
聽杳壇之塵伊人安在無復几杖書幌之趣矣長□□
絕兒物爲鄰離別到今徒懷宿昔緬想我與滎陽于□
年間在長安時每逢春秋好得非笑傲侯門卿遨遊林
野非賦詩見志即酣飲爲樂感時托典觸物多情何圖
回首詞場頓成契闊雖平生吹奬之誼依依不忘乃百

年存沒之情落落安在幸存者亦嬰世網他日花航南下直指江樓聊述飄蕩之懷一中彼此之痛庶幾得一見耶著加見著作云爾歎舊之思又烏能已○寡鶴偶一響雖指滄洲書言其實語意亦似惜棄陽自獻之撰也滄洲玉陛本不相涉滄洲寡鶴發玉陛之響豈不大撲點染無稱過以稻賊爲點染也點飾巧縻州動目詩宮臣仍點染

句調意似合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六句讚其品格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潁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曩哲鬒變負人境雖蒙換貂冠右地恐多幸以上叙其立朝心事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躭井紫綬映

暮年荊州謝所領庾公與不淺黃霸鎮毎靜以上出守賓客引
同調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淸省一陽發陰管
激氣含公咒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蛟螭倚薄
巫廬並綺麗玄暉擁旋詠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缺隻字
警以上詩才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舊林戀闕悄延
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
讀徐穉碑猶思理煙艇以上歎其身後

哀相國者哀相國志存王室玄宗不能用其言爲可惜
也　江漢以南皆曰南紀相國生其間秉渾金璞玉之
姿又矯如仙鶴霜毛獨挺此其意嘗在江海雲路間耳
去江海上玉堂舍雲路倚金華者識欲致君堯舜暫違
箕潁之志也河北有碣石山碣石在燕爲祿山反處先
是祿山飛揚跋扈歲月叵測已有崢嶸之象且天地閎

月生蛙黽如子陽井底何代無之當時柄國早知縣山必反請上正法惜玄宗不納使其勢歲蟆呼其徒日蛙迫從此治遠亂生大庭之化不可復得惟有退食冷想至於林甫媒孽亙榛梗置之耳顧筋骨而頻驚昔以衰朽不能追踵前烈爲恐擾毛而復裂尤以偷生無所稗益人世爲害故貂蟬不爲榮右相罹禍自幸也當年踈廣思歸乞骸之書屢上蘇軾丹奔哀之召還來終養既乖痛追不絕未幾左遷刺史出牧荊州使公乘典武肖之明月依然貴霸術良穎川之風宜下乃相國官跡亦遂以荊州終也若其詩文尤一代作者座中賓客必引同調之人有時咏吟盡斥俗吏之務無論當境詩罷才尚有餘不但造端稿終諱猶精一聲如黃鐘之往推實炎弘若大京之和辛酸畢備顧此一陽淑氣乃君子心也不用諸事業用諸文章者何與彼時賢相如宋璟蘇休皆已卽世才然柎國何異孤陽使朝廷始終信任猶蜜陽回之日況宰相本有調和與戢之職使相國不見忌於林甫庶幾乎斷梅酒醴折與有成無奈羣陰滿朝孤陽不振協求從望公畀空含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埒不大不得已者托之於此今月一散帙而蛟蜎猶盤忽倚濟而巫虛若時才情則玄驛並駕陵誅則

彥昇比肩不媿專家尤工度字千秋滄海之濱才名永播末島南方之省姓氏同懸解組投林思遂箕山穎水之志戀闕延頸依然入庭北階之心相國一生加識祿山必反不與林甫巨奸大節炳然不可泯沒良史巨筆亮無所遺至若大庾嶺南自生相國金璞已無留憤相國既逝仙鶴遂失人間今月消亮已荒蕪絕跡矣我與相國當年以地位相懸觀數遂隔一生制作上請闕然嘗讀相國徐孺碑文所云醴泉無源靈芝無根等句知相國於布衣徐穉特闡幽光燕義於杜陵野人嘯世相感何月理無問道爲我懷賢之思也○無絕作無絕非朱註又云其人沒而史筆遂絕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崔爲公舅氏時爲羽林軍閣府後入教練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飁定山桂低回風雨枝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爲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以上傷官其道屈

聯辭冗長行路洗敲危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
鳳闕敎練羽林見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
百姓日支雖賄吏因封巴公才或守雌燕王買駿骨渭老
得熊羆活國名公在拜壇群寇疑冰壺動搖碧野水失蛟
螭入蔡諸彥集渭賢高選宓鸞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
進出矛戟昭然開門衆以上寵其入朝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
豈但江伶決選思霧一披脂壓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
多人物無慙困翮垂以上自慰

評事才本天馬來自渥洼今日如定山桂飄搖風雨者
亦暫屈耳夫龍性正直宦則不能有爲評事雖諾元戎
之命自傷知己之難何以異此忽然應召辭冗吏謝主
人脫劍揚帆隨春色入京都翺翔鳳闕敎練羽林行見

天子早朝雲臺移仗許事屈從此其時矣方今軍需旁午複務不支股百姓之膏飽縣吏之腹許事猶然守令不思有為乎天子得許事如金臺駿馬後車熊羆渭陽則縣史可風拜州則群寇可就乃許事操守之廉果然氷心在玉壺是可洗圉者將略之優果然蛟螭可立翦是堪拜壇者此時入幕雖有諸彥賢如許事尤充高選從此騫騰逕到九霄何難俄然發跡揚門戶行旌節矣畀錄開勛名勒大呂矣之子之貴誠為可喜抑我之衰亦似可傷何者漢貢之次之子言若決江今日得志之餘尤望為我披霧庶幾鏡塵一拂顏面重光溢以男氏一門原多人物今日此行正如西極之馬萬里橫行定山之桂無復風雨龍正直而已伸道大行而不屈我之因醉何嫌低垂也已

寄岑嘉州　公自注州據蜀江外

岑參自部郎出守嘉州杜鴻漸至蜀時表奏為職方郎中鴻漸還朝寓居於蜀此詩當在大曆元年春參初為嘉州守時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四句寄詩之由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疏謝脁每篇堪諷詠馮唐已老聽吹噓四句寄詩之情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應不見故人句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抵故人素書作結

嘉州我故人也十年契闊今守江城幸矣外江與三峽地原相接惜也斗酒與新詩陪則終疏似君之詩真謝脁也信堪諷詠似我之老已馮唐矣敢望噓吹猶憶客秋泊船於此忽然又經春草目惟伏枕常傍青楓豈能再到玉除古詩云贈子雙鯉魚中有尺素書今日選何物以贈君雲安雙鯉可附尺素庶憑峽水得達蜀江我心慰矣已願逢顏色關塞遠正指秦州作詩時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鸎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太劇乾（四句遣悶）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二句遣悶之事）惟君最愛淸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結還戲呈意）

江浦雷聲喧於昨夜則春城雨色動於曉寒此時悶矣適見黃鸎對頭雙坐交愁其濕矣黃鸎並坐似可無悶然且交愁又見白鷺江上羣飛劇喜其乾矣白鷺羣飛已可無悶況於太劇我何如哉彼遣悶之具無過詩酒詩律須細細必漸進我亦晚節能然耳夫詩律之細取必於已酒盃之寬取必於人是必曹長矣曹長愛客尤愛淸狂之客淸狂如我頻來不厭是眞數去酒盃寬者向者黃鸎並坐白鷺羣飛殆爲我兩人寫照又何悶不遣哉

憶鄭南玭

黃鶴曰玉色鮮潔者曰玭一作憶鄭南寺一竟作憶鄭南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三句鄭南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杉曾暇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二句承江心四句憶亦承江心結

我前為華州功曹時道經鄭南此地有伏毒寺瀟灑之趣直到江心江心珠閣石影銜之江心泉聲玉琴帶焉此時我於風杉上曾為暇倚雲嶠間幾度春臨今日身在天隅想鄭南之寺不啻萬里憶蒼茫之水龍蛇自深安得石影重來泉聲還送哉○鄭南鄭縣之南隸華州公出華時有題鄭縣亭子詩首句曰鄭縣亭子澗之濱縣作乎鄭水經注引風俗通曰縣玄也釋名曰縣也懸於郡也十三州記曰縣弦也故定作懸懸亭將在春故詩中有宮柳蜂燕等句而憶鄭南詩中有雲嶠憶春臨句也

愁公自注張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

樹花發自分明（四句所愁之景）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四句所愁之事）

江草本惱人者今乃日日喚愁耶蓋由我故鄉山水自有渭水秦山未嘗無情今巫峽水聲冷冷不及彼非世情耳彼盤渦之水不宜於浴鷺之浴也何等心性獨樹之花豈望其發花之發也偏自分明況十年戎馬而不開殊方賓客一身將老既已賓客老孤城則與渭水秦山而終遠既已戎馬暗南國則與很虎縱橫無已時宜乎江草日日喚愁生也○公詩慣用底字底作何等二字解如花飛有底急言花有何等事而急終朝有底忙言終朝有何等忙而不來文章差底病言文章差此何等病此曰盤渦鷺浴底心性言盤渦鷺浴是何等心性虎比暴斂之吏時用第五句說法民多流亡

夔州詩 大曆元年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淸四句移居

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四句移居

情事

我病後遷居良非得已顧此柳色依依若有離恨亦誰知催柳別也春知之耳而況扁舟將放適値淸流亦誰與放船淸也江與之耳春知江與春江有情哉惟是客中遷次謀生之事難言農事雖與但聞人說病裏移居遷喬之計與迹山光雖好徒見鳥情我去雲安遷白帝別無他故念雲安險峽斷石崎嶇垂老危途豈容嘗試夔州土勢稍平今日暫圖休息誰謂從此定居也

船下夔州郭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晨鐘雲外濕勝地石堂煙六句船下夔州郭雨濕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

賢二句不得了

岸別判官

放船下郭抵暮依沙沙上月光娟娟可愛忽然月隱風
起由風起而亂春燈風止江鳴聽江聲而知夜雨無幾
天曉起別判官米幾弄外鐘聲沉沉帶雨遙想石堂勝
地蘇羅龍烟宿沙之艸又作解纜之行矣雨後江平勝
采喜不着力江平水濶鷗輕任其所如此時欸
乃一聲已在浮鷗之外言念判官凄然欲絕耳

泛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二句夜景沙頭宿鷺聯拳
靜船尾跳魚撥刺鳴二句夜景中所聞見

江曠故月近其去人只數尺既有江上月復有風前燈
夜如何其欲三更矣江月風燈時沙頭所見者有宿鷺
其影聯拳船尾忽聞者有跳魚其聲撥刺此時孤舟
旅夜伴我者天上月舟中燈沙頭鷺船尾魚而已

上白帝城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墻二句白帝城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六句上城之感

峻矣白帝城隨天然之石壁而築也乃樓之高更出此城睥睨上峻凡險矣但人之可恃者不在險在德彼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至今見江流思夏后氏德不衰若楚襄王上雖非夏后比當其披襟御風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是猶知有民也未幾悲角一傳已知日暮久陽忽報不可久留因歎白帝高城本是公孫所築當年恃險躍馬[illegible]帝今日登臨但思夏后憶襄王彼公孫恃險徒笑其[illegible]自尊大意雖長而何益矣○不言公孫誅滅之年却[illegible]公孫恃險之日時崔肝方戰梓州李張獻誠旌節是初恃險

謁先主廟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

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蜀氣西南
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原過楚劍閣復通秦以上叙先主舊俗存
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
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以上叙先主廟絕域歸舟
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
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
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以上謁廟時情事

雲從龍風從虎本主臣得志之秋乃先主君臣其爲風
雲會獨惜濟者盡因當年乘時並起若孫若曹各有其
人力敵勢均三分鼎立先主有一統之志止於偏安坐
是經綸不展耳然復漢長策留待後人欲復漢必取中
原取中原非諸將不勝任爾時諸葛受先主付托誓取
中原悉衆出斜谷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屯田久駐軍

民雖處何國天不祚漢獨盡勢窮嘔血而死遂使伯氣
歇雄圖屯豈特中原鼎錦江劍閣不能終為漢有仍過
楚復通秦卒歸司馬氏也今日山荒鬼哭所見虛檐枯
木往跡徒留竹月苔春景物非故猶幸人民雖换歌舞
不衰耳我雖舟絕城黎馬荒城對此搖落之辰更歷風
塵之久言念當日關張猶耿鄧今日與關張並者豈無
人也其功與耿鄧俱者豈無人也奈何應天之才而枯
同最得亡之契先主雖逢遲暮之才尚堪韓彭蠶叢之
迹但守約猶髮國血淚與諸葛俱咽我實此身并慘澹
風雲而無緣俯仰今古涕泗沾巾矣○公牧京時身與
琶從亦中與之作自
傷亦落而感諸葛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二句寫景 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何意寫

臥龍遺像落而殘矣廟在山中者亦草木徒長耳聽仰
武侯猶聞其辭後主而出師自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回首南陽草廬尚在不復更向南陽而高臥其始終爲漢何如也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承八陣圖句遺恨失吞吳承功蓋三分句

武侯之功大矣天下雖三分其功足以蓋之但三分已定此外豈復漢有功雖止此若其推演兵法所作八陣圖雖司馬懿亦歎爲奇才至今陣圖猶列江上而石不爲江流所轉所遺恨者吞吳失策多事三分外耳要豈武侯志哉武侯未出隴中時三分已定其後昭烈征吳武侯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則征吳非武侯意矣故曰遺恨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公自注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當像猶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穿

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六句言城越公堂坐接春杯氣心傷艷蘂梢

英靈如過隙宴衎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抛六句言諸公宴

隋室至今堂制已古巍然城上俯瞰江郊當年落成勢垂雲雨今朝荒廢抛棄草茅破柱竟作蜂房微棧空添燕巢蓋越公之堂如此今與諸公同宴春盃在手艷蘂攜行者蓋因堂上有越公畫像往日英靈已如過隙如此艷蘂不能常保耳然我輩相期願同膠漆休問東流之水勢力生涯常圖宴衎可也

杜詩闡卷二十一終

杜詩闡第二十二卷目

白帝城樓　上白帝城　古栢行

負薪行　最能行　覽栢中丞制詞

遣懷　王十五閣會　暮春

寄常徵君　園官送菜　課伐木

除草　引水　園人送瓜

信行修水筒　催宗文雞柵　示阿段

貽柳少府　峽中覽物　寄李凝

雷　火　熱

終明府水樓　戲呈元曹長　牽牛織女

毒熱簡崔評事 雨

杜詩闡卷二十二

同學王𣆀瀛𨚫非氏闡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胡　瓚濮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二句登樓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遊二句近景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二句遠景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二句登樓所感

此尖仄若白帝城但見旌旆飄揚耳乃結搆於城上若又有飛樓獨立一望舉此無徒矣此時峽坼而雲霾共

中流龍虎江清而日抱其外若遊龜鼈東有扶桑樓
在扶桑西則西枝出枝大而撐幽海中之斷石皆封炱
西有弱水樓在弱水東則東影生影微而映日衆水之
長流若隨也杖藜數世此何人哉泣血回頭亦可哀矣
○峽圻異寵狀蜀亂也江清日抱望反正也扶桑東向
朝陽所生今西枝封石小人蔽主之象弱水西逝華夷
之限今東影隨流蕃寇內
訌之象此皆世事可歎者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 以上上城

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
猶擁蜀賦斂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 以上上城之感

世事無常即一上城許多變態而幾回新也仰觀天意
晴雨無常而雖變於今朝春則依然萬古獨英雄事業
不可問[illegible]當年白帝亦一世雄今事業烟消空城但在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遷久任風塵亦不過取醉他鄉逢人話舊當此

蜀地干戈擁塞不散秦中賦斂征輸未休衰年之人畏此損神故借形勝之地登臨自遣夫豈一上一回好須形勝亦深以畏損神爲慙而已○崔旰亂蜀奪旌節又厚斂以賂權貴公曰賦斂向輸秦以見蜀民正供自輸朝廷不爲崔旰擾奪也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回勇畧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自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以上白帝祠多慙病無力騎馬入蒼苔結繳上字

白帝安在空祠但存一片孤雲往來其上耳江山遼落宛轉荒城棟宇摧頹徘回過客其在於今勇畧安在若論當日一世之雄如何酒肉空陳塵埃自落而況花鳥無情何知興廢哉於焉騎馬直入蒼苔夫亦自慙老病仕於徒步也

古栢行

成都丞相祠堂附先主廟祠有列栢公詩曰錦官城外栢森森夔州孔明廟乃是特廟亦有古栢公詩曰孔明廟前有古栢此古栢行又兼成都祠栢言

孔明廟前有古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以上夔祠之栢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二句承上起下憶昨路繞錦城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四句成都之栢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挽到夔州之栢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才

大難爲用以上借栢感歎

廟古栢亦古矣榆老如銅根堅似石其皮溜雨合抱不足其幹參天壽丈難量一栢也何高大如此良由當時君臣與時際會今日樹木爲人愛惜培之植之有此高大耳其其在夔州者雲來而氣接巫峽與之俱長其在成都者月出而寒通雪山與之俱白夫巫峽係夔地而雪山在成都憶昨客成都時亦曾路出錦城東彼處武侯祠堂附先主廟者同一閟宮其祠前之栢枝幹亦崔嵬而郊原一帶則古矣其祠堂之制丹青雖尙存而戶牖中寂無人跡矣至若夔州之栢雖盤踞之地能占其勝於孤高之勢難免烈風乃其扶持到今原賴神力正直不仆都由化工耳梁棟之幹大廈所需丘山之重萬牛難勝所以霜皮黛色其文章深自斂晦世已耳而目之愛惜固多翦伐不少又誰爲送之匠石也今日苦心難免螻蟻穿當年香葉曾經鸞鳳宿雖棟梁之具未有人求其丘山之重回首原在材大難用自古而然志士幽人尙安義命哉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長咨嗟（四句夔州女）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妝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以上寫其負薪兼賣鹽之苦）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二句諷辭）

夔州處女老而無夫更遭喪亂嫁終不售從此一生抱恨爲可歎也况土風更惡坐男使女其當門戶者非伐薪則賣鹽皆女子事十家八九負薪而歸賣薪得錢以應供給雙鬟垂頸至老未笄惟野花山葉與銀釵並插耳况登危集市之餘又兼鹽井賣鹽之勞比負薪更甚直使啼痕滿面露處石根作勢如此巫山之女應盡麤醜昭君之村何以得名甚矣人未可概論也○末二句公諷夔人以見夔原有昭君夔人不識當時昭君亦終

不售老死

絕域者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貴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柂入波濤撇旋梢濆無險阻朝辭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唐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行最能（以上寫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士無英雄才何得山有屈原宅（以上諷辭）

（人作習水乃能輕死夔州男子絕能輕死者以在公少習水多也習於水惟駕舸之人為然夔州男子強半皆駕舟之人無論貧富也在公少故小兒學問止於論語習水多故大兒結束即隨商旅或駕大舸以隨商旅之）

大者或行小艇以隨商旅之小者遇波濤而料入有險阻而如無討由白帝至江陵莊有千里彼則朝辭白帝猿抵江陵向也旋之今巳引擧夫波濤險阻無過瞿唐峽虎鬚灘此際獨濃藝州長年篙最能耳但此鄉之人氣量不廣南風則競北客則疎豈非北客多文才南方少學問風俗如此豈有英雄彼風原者風騷之祖何待又生於此而山有共宅甚矣地難限人也○水圖曰旋涯曰濆渦日漩洄曰梢北客公自謂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四句總叙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人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壘璠璵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以上除官制誥之由奉公

舉骨肉誅叛經寒溫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
說欻激懦氣奔六句再表前事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當節
鉞用必絕氛祲根我病日回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
推轂期孤騫八句期望之完載歌意

今日喪亂豈易有此忠孝門適蜀中多故柏氏之功乃彌著耳柏氏忠孝見於父子兄弟之同心其輸誠報國致力自中丞倡乃其功亦不自今日始自平賊子璋除翊道至於今錦江之沸已經三止玉壘之昏則能獨清宏長高名征皆久著旌常新恩王令復照天地令日此舉中丞一門其子弟挺身前驅蘭玉並進齊心力戰血滿皮車冠乎前嘉乃功閭門議叙制詞則絲綸具載除官則叛跡咸加也夫中丞一門子弟皆膺寵命或者疑其有私不知中丞以王公之心肉舉不避耳追維討叛以來爲時已久客冬成都大雪山谷深數尺至今甲雪猶凍旗塵未揚話及戰場懦氣爲奮豈非中丞志在王室故驅骨肉爲前行不惜哉獨是主聖而國猶多盜臣

賢而官則須尊中丞鎮夔方當杖鉞秉節之日必使亂根盡絕潛蔓不存斯錦江永清玉壘常靖我自傷老病今日綸綸之美固已親炙他年雲臺之勛誰爲表章作歌之意無他還期聖主推轂俾其孫纘功名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年四月朝廷以崔旰爲茂州刺史楊子琳復入成都作亂公曰必絕氣殺根謂此也至曰推轂期孤騫便見祈當專任不安合成都遂鎮夔州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以上叙舊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見平蕪芒碭雲一氣雁鶩空相呼以上叙舊遊之人 先帝

正好武震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巳元和辭大爐以上應首段亂離友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托存殁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巳去矣凡馬同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臥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以上應次段

宋中爲古梁孝王都亞陳留比貝魏我少遊其地此時東都全盛戶口殷繁其棟宇高華直照通衢其舟車往來幾半天下誠一都會然而士殉主客之歡人無身家之戀挾[illegible][illegible]黃金但知殺人報仇爲快舉舊遊之地如此爾時同遊則有高適李白飲酒賦詩目空作者登臺懷古前無古人遙眺硭碭之雲恨不與高帝同時也俯聽雁鶩之呼不屑與世謀稻粱也舊遊之人如此此時先帝正有事於西域抹胡海內殷富巳不及貞觀年

間一將未斷枯耳先帝修然用武自恃富強猛將提戈罔非一人長戟攻城亦非一處收西域破林胡費百萬而攻一城豈無輸也獻捷若不言棄組練而爭尺土役夫之盡矣開邊者猶未已孰知朝政失乎元氣盡削祿山之亂遂作追維昔遊求中將全盛天下何可復得我馬餘生舊交零落年紀逝邁歲月不居存者已老老者已歿李白辭世高適繼之老病天隅獨我未死高李爲馬中乘黃人中顏鮑龍媒一去大雅淪亡寂寂孤舟寒江[illegible]繫倚幸遺孤尚在庶幾努力加餐留幾孔明撫孤之義而已○白刃等句正與先帝好武對針蓋炎王加劍客百姓多瘡痍也祿山掩敗爲功故只獻捷不云輸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二句前閣情人來石上鮮鱠出江中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六句會

前閣春臺適臨楚岸細風乍引新雨將收情人王十五已來石上而鮮鱠適出江中有此雅集耳我也叨君鄰

近書札何煩君則念我老翁肩輿特遊所倩酥縮本傚咏老翁是病身從飽兒童有負隆情耳.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 峽中四句寫 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四句寫暮春

病中興得快地峽中四面皆山因想瀟湘洞庭雜沓飛而徒然映空也況而遠楚天風雨巫峽何以堪此於將沙上柳綠濃陰遮閣城邊蓮葉新紅吐池遠望州渚問鴛鴦出浴將而飛挾雛飛將而下挾雛下不似人臥病擁塞長瀟峽中不去也.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海

鶴堦前鳴向人四句惜辭萬事亂紛猶粃粒一官羈絆實藏身二句賛辭開州入夏還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二句慰辭白水青山春光又虛矣歡君晚傍風塵夫豈得已譬之楚妃向處深宮今出堂上誰復知其色殊衆譬之海鶴向浮海濱今立堦前便不免於鳴向人其色殊衆原不改其常其鳴向人亦自表其潔所以作宦開州萬事雖粃粒粃粒之素不改一官羈絆藏身之計未違況開州涼冷不似雲安毒君可自遣矣○晚節二字當着眼凡人少壯偃蹇猶望前途老而無成未免嗟跌甯戚扣角歌日漫漫長夜何時旦王處仲擊唾壺歌日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宣尼歎逝聡烈揃解無非爲此晚節故耳晚節傍風塵病語非諷語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清晨蒙霧把常荷地王恩〔送菜二句〕守者悠其數忍有其名存
〔二句本數目缺〕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
園〔問何苦苣馬齒掩乎嘉蔬〕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荊
棘暗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
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
一經器物內永掛麤刺痕〔以上傷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志士采紫芝
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結還比而作詩之意〕

總王念我之蔬見惡菜把其名徒存其實不副所充數
者惡草具進嘉蔬反為埋沒天下事錄其醜棄其美如
苦苣進前嘉蔬遭棄者何限園吏何知世事可感也今
者戰伐既久中原荊棘豈無蕙草半為苦苣所侵正如
小人充塞君子不得安其位而況葵荏又為馬齒所壅
一彼點染使麻雜執爪何異薰蕕同器十年遺臭哉彼

葱芃莛救尚與芦齒爭一席地若紫芝者青山白石問自保幽芳不屑與苣齒爲伍亦豈苣齒所能掩生知之採紫芝之避戎軒一騎戲伐經時荊棘載路耳傭困壁丁有感世事一茉雖小可以喻大○當時朝廷任用宵小如元載敢交結董秀卓倩英等有滋蔓之勢甚者魚朝恩乃座講易一時如李峴顏真卿諸子皆被排斥若苣之俱奪蕙草焉齒之氣擁蔽莛比其章章者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截條篠伊杖支持則旅次於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撞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爲牆實以竹示式遏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

貧客爰害馬之徒苟活爲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

長夏無所爲客居示奴僕淸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靑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以上伐木）藉汝跨小籬當杖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愼所觸舍北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以上伐木之故）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秋光近靑岑季月當泛菊報

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六句結還課隸人意

當此仲夏客居所爲惟有課奴僕爲伐木之役耳伐木不可枵腹先飯之伐木不可無具必持斧命之入白谷漲曆號月令仲夏斬陰木此其時也不必遠地限十里此不必多人日四根足不必久時屆亭午而即返一日之功課畢木之蒼皮若委積盈庭木之素節首照耀滿目伐此何爲將藉以跨小籬使竹有所倚杖也所以然者空蘢乳虎猛若熊羆得肉而甘之若使籬蘢不固使知禁忌其爲人害豈備干戈今日郡守栢中丞果爲賢主蘢然清淨已除蜂蠆之毒豈有害馬之羣惟是虎穴連山猶遥處此變人隄防非伊朝夕况我客居人國渭特尤宜加慎以示式遏今此舍西一帶門谷皆巔岑崖嶠猶雷雨落乳獸出沒牆宇摧頹爾曹念我衰年實姑附附日前且執熱而往轉盼秋涼給汝斗酒尚其勞之給酒飯仁也不多取義也晨入午歸微也竹木交加槙也公平生經濟不能措諸天下見於小物克勤如此

除草公自注䥥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理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雪一露履惡草亦難留 以上見除草當速 荷鋤先童穉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 以上見除草當盡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 二句除後之境 芟夷不敢鉄疾惡信如讐 結出正意

凡有害於人者即為我讐若生理修之處猶聽之耳惡草害人已如蜂蠆雜然道左焉能避之我客居藉以散憂惟此江邑草宅之散步有妨矣雖高秋難免肅殺然惡草焉能暫留必待他日與蕙草同盡哉不已瞭與所由身先童穉日入尚搜誠恐根株未盡遺種復生耳尤當屏諸遠方俾之水化勿使仍依舊丘滋蔓難圖草既去藩籬曠然前林可步矣草既去前林靜盡松竹轉幽矣周任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

絕其本根，則善者伸矣。疾惡如讎，古人豈欺我哉。○周禮薙氏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以鈎舟致中央，是水化也。

引水

月峽瞿唐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二句引水之故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四句實叙引水

水資於井，夔州則無，蓋以月峽瞿唐兩崖高入雲中，難以鑿井，生理艱矣。然未若雲安之甚，雲安之水，必出於沽，水直不給，奴僕悲歎。今移居夔之魚復，井汲雖無，心力已省，蓋夔人皆飲山泉，山泉蟠踞山腹，取水者萬竹相連，接筒而引，潤下既便，水直又免也。夫斗水之直，原無幾何，但留滯之人，生理艱難，得免此直，旅憂少寬云。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栢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

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鴿青滿眼顏色好以上送瓜竹竿

拔擬簣引涯來鳥道浮沉亂冰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

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以上食瓜東陵跡蕪

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四句感懷

地氣暖者百物早成江間炎瘴瓜熟不早地寒可知乃栢公鎮夔府滯務早奏績若先瓜期者於是食一漸必先戰士物雖少必及溪翁即如此瓜傾筐貯之色青蒲鴿瓜之最佳者大浮瓜必須水嵌竇之水適從鳥道而江竹竿引之以瓜浮沉其間蒲鴿之青巖泉相映不啻冰精亂玉芝同而冰霜沁齒枯懷得潤不獨今日園人還許秋蒂除時再令小童抱送也昔者邵平為秦故侯當楚漢交兵秦破避跡東陵種瓜以老今久絕東陵之跡不逢楚漢之爭爾園人非邵平故侯乃投閒種瓜為此勞人草草亦何意哉○當時栢公一門討崔旰有功朝廷有絲綸之命今栢公鎮夔名為坐鎮實解兵權此絲綸篇有推轂期孤騫句觀宴章有應拜霍嫖姚句公

曰閻人非故侯以見柏公不應解兵種此何草草以見芟夷禍亂是其事也芝草節士芝瓜本朱啓

信行遠修水筒 公自注引泉筒也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 四句贊其性與水合

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會

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貌赤愧相對 以上修水筒

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荅謹足以殊殿最 四句勞之

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仍作贊語結應起四句

人不茹葷常見汝則天性清淨有過人者清淨則通明凡事識本源無滯礙也就水言之亦有本源不得其源雖穿虎豹之羣而躋蹉且水性圓通宛轉非其人之性與水相因亦不能得其趣以汝性清淨於事無滯礙庶

乎圓通宛轉使修水筒必能因水性而利導之者今山石碎水筒沂觸熱煩汝者欲通山泉之流下與厨㑹耳汝上與蹴蹋林表往來四十里以此崖谷荒險間日聽未黔胃暑而赤我滋促矣念汝不茹葷者浮瓜裂餅聊佐汝力昔蘇躭有神仙之術投符井中而水出汝得水源又焉用此古之勤勞王事者暑不張蓋汝觸熱不避亦何假諸夫修筒引水本在崎嶇之外以乎曲也然水流雖曲其性則直汝直如筆自能識水源少滯礙崎嶇之外無不用意而泛應曲當行諸勉諸○公三隸人伯夷辛秀外此獨以信行稱必有取爾故特表之曰清淨且曰識本源少滯礙終之以直如筆語意精微如此裂餅用後周王羆裹使裂餅緣事

催宗文樹雞栅

吾衰怯行邁旅次轉崩迫二句言雞之故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自春生成者隨毋向百翮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腹宅六句樹栅課僕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藉盤桉翻塞蹊使之隔之故

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栅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爲跡纖籠
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斷距還汚厝我寬螻蟻
遭彼免狐狸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飭敵（以上樹栅）籠栅念有
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晰（四句示宗文）不厭風
雨晨亂離滅憂戚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四句贊雞）倚賴窮
歲晏撥須去氷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挽合起處行邁等句）
吾衰久矣行邁亦怯雖得旅次不勝崩迫者羨年吸風
也鬪諸本草烏雞愈風滋生宜廣惟秋卵不育耳前春
卵所育者今已百副種類旣蕃可無禁制此殺竹宴以蹊
不容緩也人畜不可並處地須務遠故驅之牆東樹以
高栅兒僕不妨均勞事須有別故殺竹課僕樹栅問兒
今日避暑歸來問兒栅務已將所殺之竹纖籠爲局曹
雞於內欲使疎而不容有間可乘將斷距紛然還來汚
厝與無栅同犬我之處雖嚴矣從此螻蟻兒其啄而蟻

蟻活我之處雖厚矣從此狐狸不得侵而雞亦遂生雞
幸哉百翮之中各長其羽翅日如季郈鬭雞皆或就敵
凡物小有所損大有所益物固如此人亦宜然宗文所
當頒服剖析若況能司旦風雨勿爽亂離聽之亦足遣
懷益物雖凡鳥心同介石也我旅人生理蕭條賴此卒
歲今日擲務既了豈嚣不濶擺撥去攘快若冰釋但我
非尸鄉老翁視雞爲業何爲役役阡陌問耕因徃於行
邁彷拘留之故蓋不得已而所謂云爾○篇中亦見仁
至義盡念其生成春卵不食仁也人畜有別驅之柵籠
義也螻蟻免喙狐狸亦絕義中之仁長幼不混勸敵亦
均仁中之義近身見損
益直決至理以示宗文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稚
子尋源獨不聞何凹取泉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
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以上贊阿段

泉水夜生落日斯花竹竿所引細泉收分泉分則知引水者不一人而難免於爭乃一郡之人入夜而爭但得餘瀝何其昧昧爾阿段猶稚子尋源而往悄然無聲又何了了我病渴三更頻回白首爾獨辭一往忽下青雲當尋源時若不知病渴者急於須水及傳聲後方信獨不聞者妙於引泉壯矣阿段其尋源處虎豹之羣不知幾回穿入我常驚問侃胡奴有此異事今日得爾亦胡奴也阿段鮑牏○開元末陶峴者觀南海得奴名摩訶善遊山水至西塞泊舟佛舍江水深黑請有怪物投劍命奴下取久之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公用陶侃胡奴或者即此爺以陶侃比陶峴也

貽華陽柳少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

踰水猿獼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以上訪少府指揮當世事
話及戎馬存溯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閽鬱陶抱長策義仗
知者論六句美少府吾衰臥江漢但愧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
道未爲尊起予幸斑白因是托子孫六句訪少府之故俱客古信
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況
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歡兼
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以上客中情事
高林古寺柳陰萬萬披衣一見溫其如玉因而共坐堂
下俯視江流火雲赫然川露初洗絕壁峭立朝暾忽升
我向曉相訪者蓋由南方氣候異於中原亭午觸熱旃
歎嗚咽而況愛子俊才何辭煩苦哉子抵掌時艱涕流
戎馬悲憤所激欲排帝閽蓋將抒策救時其如知己難
得知爾爲璵璠者獨我耳我之知爾何益於爾乃爾之

起予更非一端似子俊才郎我子孫如橋玄之遇曹公亦有托矣今日同我客夔衛守踐鄰山徑甚僻所幸下戈不及客即歌吧但子方壯年長策坐困應顧我而傷我屈衰年子孫爲遷亦對子而慟餘生倏忽故里丘墟子悲去國我痛無家矣

峽中覽物

曾爲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二句憶華州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二句峽中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二句峽中覽物之故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結挽

詩解

憶我出華時嘗以公事趨三輔隔時詩興觸發於潼關往來者何多也今日華嶽何在巫峽崔嵬如瞻華嶽然黃河何在蜀江宛轉如見黃河然我自去秋伏枕雲安今遷居開州中得病洞口經春衾枕空移薜蘿又長

覽初於此蹴是之故然已無瀼關詩興來蒜山峽江形勝雖不甚劣而地瘠民陋風土難居有月川峽復歸中原此時回首蜀中發高歌以舒憤懣往日瀼關詩興多者將復然也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四句泰許之指猿鳥千崖窄承魚復浦江湖萬里開承楚玉臺竹枝歌未好公自注竹枝歌巴渝之遺音近進峽中人善唱畫舸且徘徊結悅暫留意

雲安苦熱避暑非玄庶幾乘秋風去雲安早下來乎郎我今日若變不過暫留將待秘書手同謀出峽以過楚玉臺直抵荊州耳所以然者魚復千崖同羣猿鳥莽蒼萬里一望江湖而況巴渝道曲名竹枝歌者本非好音我之畫舸遲遲未去夫豈愛聽此歌亦待我書之故秋風不遠日望之矣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四句美其

能飛騰

班秩兼通貴公侯出與人之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

四句美其能述世業

壯哉秘書往應汧公聘千金厚贈八尺偉軀似此行裝具此氣宇飛騰而起豈徒然哉知其別有策而意慮之問自有神耳秘書謂之通貴宗室而秘書是班秩兼通貴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通貴而復貴是公侯出與人漢章之成能修文業復至相位秘書即之成負此文彩垂修世業今山班秩何足為貴公侯與人允矣與人哉之被公於飛騰二字或主事業言或主文章言守歲曰飛騰募梟斜事業也偶題曰前輩飛騰入文章也送崔瀬口飛騰無濟時事業也寄高適曰飛騰無那故人何甚文章事業公安懷古曰飛騰戰伐名亦事業此曰飛騰知有策謂其以八尺身往而有為屬事業此行將謂汧公望其共濟時艱耳顧註云飛騰二字言行李之速恐非

大暑山嶽燋客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惟此農事苦　四句總也

封內必舞雩峽中豈擊鼓眞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
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瘠殍向誰訴翳厄或前
聞鞭巫非稽古（以上救旱虛文）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肅邦但
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睹上天鑠金石
寇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以上救旱實事）昨宵殷其
雷風過齊舊咎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腸腸冒融汗
濺衣裳汚吾菽猶計拙失望築場圃（八句言雷而無雨）
火雲爍不亟望雨見密雲不雨終無雨矣況南方瘴癘
摧旱羸饑變人歌舞祭神幸巫祈雨鼓聲喧峽而眞龍
不來終何益矣公私病稅斂缺瘠殍仰面告訴向誰旣
無雩擊鼓而徒然遂暴尫黜巫之並舉豈知魯僖之說
無當神農之書竟評計惟務修省以格天心耳一銷兵
解藩鎮之甲悉聽處分一減賦罷繭絲之政盡復本業

龍若是雖水旱之數時或有之乃堯湯之聖庶免親職不然兵不偃征益横勢必民胥爲盜因而金石鑠於上豺虎亂於下二者相投反覺亢旱爲愈也雖有雷作庶幾雨徵乃風掀迦擊復吹雲散是神靈虛聚雨澤終慳年衰計拙場圃失望亦奈之何

火 公自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 四句禁俗

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昈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 以上火於日

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棹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焮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 以上火於夜

爾寧要謗讟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 四句責辭

遠遷

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 四句自敘

焚山之火經月者以大旱舉此擬蛟龍也夫致旱有由蛟龍何罪蓋將驚擾之以致雷雨此舊俗之可怪者其火自日已乘旋爲爆即騰燃之族亦並源爲崩并陰宣之處有光火焚山木用剛傾落百泓內沸何論木根泉源爲萬古物也況雲氣以青林爲處所青林从燼雲氣何依至於入夜赫然更甚其焰上燭直照牛女之墟其勢下騰至耀長洲之攢崑崙之高怖其烈洲消之遑迷其光開服氣知長蛇焦矣聽吼聲知猛虎灑矣所以然者木欲威蛟龍之神物使之興雨豈知神物一去雷雨終絕望我石焦土裂此舉徒殘誘諸焚傷甚矣夫大旱以亦關長吏之憂焚山則昧至精之理蓋長吏蒞斯土牧民豈無精誠可感上蒼乃安循舊俗爲此焚山之舉自貽伊戚不務修德惟山是焚亦甚昧至精之理也撲滅既難必侵環堵旅人處此焚次堪憂此時流汗江亭生理幾希如縷耳火之自日直至宵深有如此○薄關二字蔡氏曰薄近卻關不合詩因下句有甚字故上句用薄字如毛詩薄污薄澣薄言一例長吏徒務此舉於憂民亦薄乎云爾誠之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四句寫熱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四句解熱

雷動則雨作空霹靂則無望矣炎赫彌甚何以爲生計惟寒水玉我乞爲之又惟冷秋菰我願作此然不可得惟有舞雩之風可乘涼耳自傷年老何能尚作兒童追風涼出舞雩也○爲寒玉作秋菰公欲以身化物亦卽長楚樂子意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閉戶人高臥歸林鳥却回峽中都似火江上只聞雷六句寫熱想見陰宮雪風門颯沓開二句追想

熱甚矣庶幾瘴雲滅乃終不滅猶望瀘水遠乃復西來人物不皆困哉峽中都火無地可逃江上空雷無雨可脫庶幾陰宮對雪處風來颯踏可以追涼然不可得想像而已

米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褐味空頻 四句寫熱

歘翕炎蒸景飄颻戰伐人十年可解甲為爾一霑巾 四句府事

沉李取冷不冷沉亦何益炊食療飢不能食則屢炊屢新將衰之人肌骨如蒸一經被褐焉能知味故雖有朱李雕胡空自頻頻進耳夫炎蒸之景旅客難堪況征伐之人甲胄不釋回首戰士飄颻風塵十易寒暑當此炎熱何以堪此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山陰雪不去非無漢署香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 六句題水樓

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上方 公自註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

○二句贈明府

炎餘到此高棟稱軒巳是清涼境界況七月一日暑退火流以涼飑值秋風從下山陰雪也吾曾爲員外郎登日無漢署香誠知漢署香不如水樓雪耳況絕壁過雲如開錦繡谿捻隔水若奏笙簧水樓如此明府雖係攝令其風流何異王喬是王喬之舄不難眞厲行見出尚方賜明府明府得長有此水樓老翁將終辭漢署而遊此哉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爲政風流今在玆四句終明府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淸簟疏簾看奕棋四句會於水樓

明府不獨土籍亂宓子也且爲終軍後人終軍棄繻正當英妙今明府仰承家風節操不泯況爲政風流又如宓子古人何多讓焉此時滿樓賓客皆係傾蓋之交賦詩老翁自笑何方之客遂見楚江巫峽半雲半雨陳淸簟於疏簾衆賓客或奕棋爲樂或賦詩之餘聊爲寫目一時水樓明府彈琴賓客奕棋老翁賦詩風流大雅足

千古矣。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流北鄰耐人聒 以上熱 晚風爽烏匼筋力蘇摧折閉 退小涼 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早魃園蔬抱金石無以供採擷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 八句追言 前聖慎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灑落惟淸秋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雁南向欲成列 八句應七月三日 欻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闥胡馬挾雕弓鳴弦不虛發長鈚逐狡兎

笑羽翁滿月（六句因論少年樂事）惆悵白頭吟蕭條遊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四句感今）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疎歡樂曾倏忽杖策風塵際老醜難翦拂我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頹促嬰詞筆（結帶睡愁有詩意）

七月兩金用事餘熱已休老人生矣熱退則汗減癱則喧息烏巾可戴筋骨亦蘇猶憶前此大暑時上但閉目大江興沸雨師潛逃旱魃橫行闇雲推峇雲不雨方謂暑無退日至今終衰歇也前聖知其然不行焚巫之術但有救暍之方誠知陰陽為主客而相因時序有回斡而遞禪果然灑落清秋昏霜頓豁寒外紫川忽已南翔此繫雁成行之日正高秋射獵之時吾於少年亦嘗從事追維舊遊青霜初降身跨鞍馬手按雕弓矢發而鳥落雲中鏃揮而兔無堅窟借乎紅顏不再頭斷忽白往年遊俠之處已成蕭條之墟臨軒瞻望郎欲再過射獵之場亦復誰能飛越我今二十既鍊延年之砂不念將朽之骨豈我少壯疎狂歡樂已往前途老醜不堪

蓴撈乎我子已得神仙之術池中蛟龍特須雲雨成決但食魯退逐生一聯首莫供筆題詩以呈曹長曹長以爲何如○壯年樂事一段郎公北遊篇中所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時事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以上辨其誣）亭亭新妝立龍駕具層空世人亦爲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王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終（以上叙七夕之陋俗）嗟汝未嫁女秉心鬱沖沖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

或未容義無虧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
公方圓苟斷斷丈夫多英雄以上杜議

此諷偉進者
俗傳牛女末知有無就二宿言一西一
東翦古如斯誰見其至七夕而會晤也況神光難候渡
河之說終屬渺茫借曰有之亦其精靈偶感何必定在
七夕昧者不察若見其新妝已亭亭立矣其龍駕已啓
空具矣爲此祈請走盡兒童無論貴賤之家貧富之室
具牒設祭鳴玉趨蹌賫則賧衣日中夜則乗風月下展
蛛卜巧列果陳情筵獲露初事畢日出若真有此私期
之事者不知此牲淫奔失節托牛女以自便其私衏未
你之女尚無然哉秉心則左無邪防身則當如徛蹈力
機於何必乞空中之絲終事舅姑且自盡女紅之職節
君臣之義亦猶是也咫尺未通莫希巷遜禮義自失亦
同守貞所以然者君臣夫婦雖分大小泰交昏構各有
佳期須秉公以絕弦詭隨而衍分衍方圓之際猶有
亂斷郎屬徇情便菲天作在女子任自衍娖被丈夫英
雄有拂然若此貿絲蘿乘垣
之婦終甫盼提經之濩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闗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蹇空牀難暗投炎宵惡明燭況乃懷舊丘以上毒熱開襟仰內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修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梓杞漢苑歸驊騮短章達我心理爲識者籌以上簡寄之意

夔居極南地秋猶熱故林鳥不飛行舟絕迹也乎千室掃地萬事都休老夫百憂一時交集懼蝮蛇則不能暗投畏炎宵則又惡明燭只此一端明暗兩困故鄉樂懷丘無論已幸而內弟使夔無奈秋炎見困咫尺阻修應

指江樹晒明當在淸霜初降而况許事媚易義稱詩家藉藉過人殷身不及爲使臣而有體論德業而兼優是則楚杞梓漢驊騮也擧人而出不愧楚材畢使而旋原歸漢苑壇草光逢此中妙理會當與評事細籌耳

雨三首

峽雲行淸曉煙霧相徘回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飛故人門不開以上雨景楚宮久已滅幽佩爲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以上因雨有懷故事

峽雲邊曉樹霧乘之是秋涼之候因而颯颯之風纔從蒼江吹去蕭蕭之雨便從石壁灑來雨來而寒生寒生而雷又動此時氣候已失朱炎高鳥藏居人潛蕭條如此當身何以有陽臺之事見今楚宮荒廢已久此日幽佩爲誰而哀只因襄王有夢述之宋玉宋玉多才爲王作賦一若眞有陽臺雲雨之事至今尚疑翠龍之駕甚

寘自陽臺來也

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 四句雨

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 以上懷人

秋山蒼翠澹無色也秋露團團多難數也秋雲生於水際若霧若煙何片片也秋雨落於沙中一聲兩聲何蕭蕭也此時峽人架木為巢類乎巢而巫山一帶層臺又俯瞰洲渚焉因於雨中懷友遠念我故人此時帆飛天外浪湧舟前而况久陰之後蛟螭復出江湖焉且寇盜縱橫故人此行果安穩無恙否耶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象萋以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 以上雨

連檣荊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慘澹湍赴行役羣盜下辟

山總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艣各有適以上因雨漁艇念戍人

息悠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四句自敘

空山之雨中宵又陰冷氣潛生先到枕席乃曉風復發起看萬象莫不凄凄然中微寒凝碧色也雲當曉而出岫落落然似客似疏石當曉而倚天渾渾然若見若隱彼日或行黃道或行赤道雨則受蔽不知假何道而行但見雨勢連江一片皆白彼長江之上連檣下者是何處船乃荊州船也船中載者為何等人是荷戈士也所備何寇蕃南防草鎮奉總戎之令不惜沾濕而赴也此時羣盜已下唯山嶂兩總戎方備強敵更見水雲之處其他鳴艣過者亦各有所適總不如漁樵為自得耳自傷留滯此志未遂提筆書此庶不失春秋之義云

杜詩闡卷二十二終